

白鹿書院志



			九	漢
			一	書
			三	門
			五	
六	八	三	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九	九	漢
三	一	一	書
函	三	三	
九	六	五	類
架	冊	號	

五之介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5
冊數	6 (3)
函號	292 41



白鹿書院志卷之五

漢草文庫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主洞



人才盛衰視乎帥帥鹿洞當山水之靈區闡儒先之教化登講席者其道綦嚴其任綦重也昔之人有其實而垂其名後之人又將因其名而攷其實矣志主

洞

南唐

李善道昇元中主廬山國學見先猷

朱弼廬山國學助教見先獻

宋

明起太平興國中為白鹿洞主見先獻

楊日新按朱子洞學堂長牒云學錄楊日新年德老

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帥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

請充書院堂長職事又按朱子與黃商伯書云延合

肥吳君為職事其名無考

周耜淳熙中為洞正見先獻

陶一桂景泰中堂長

李燔紹興中為堂長見先獻

元

王肖翁按虞集記云教授王君肖翁寔攝書院之事

又云王君金華人

柴寔翁按虞集記寔翁為書院山長又按方岳論事

件內云一準使牒差請饒堂長領袖學者名無考

葉宗仁號梅所星子人清叟之子也隱居教授撫州

路總管馮驥薦之云迹晦丘園而不求聞達學窮經

史而盡力誨人以此賢才宜居師表授白鹿書院山

長

明

胡居仁成化間聘主洞事有規訓六條人以爲朱子之後洞學第一人云見先賢志

查杭號仁齋星子人明經同胡居仁講學鹿洞潛修理學註有廬隱集崇祀先賢

婁性兵部郎中罷政家居弘治戊午聘主洞事十三郡來學者五百餘人

袁端按張元禎洞志序云魯鐸緝志時舉人袁端以

碩學爲藩臬延請分教于洞復從而校正焉時弘治七年白鹿洞書院有志自鐸始

蔡宗充正德庚辰以薦起授府學教授管書院教事見先獻

劉世揚原任給事中聘主洞事

陳琦府學教授

李資元府學教授

鄭守道淮安人南豐縣學教諭

馮元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南昌府儒學教諭

胡淑道揚州人新喻縣儒學訓導

貢安國宣城人

王棟隆泰州人南城縣學訓導

崔栢按提學鄭廷鵠下帖云教諭崔栢器宇端潔學

問老成文行俱優堪為師表

周傑臨江府學教授

陳汝簡青田人

黃珠莆田人舉人

朱勛滁州人嘉靖間為安福縣學訓導性至孝博學

敦行提學趙聘主書院一時名士爭師事之

趙參魯號心堂人由翰林給事建言謫典史居

家聘主書院

吳國倫字明卿湖廣興國人進士以給事中謫本府

推官主書院事遠近之士翕然宗之文章為海內推

重

章潢號斗津南昌布衣萬曆壬辰聘主洞篤學敦行

有為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人以擬胡敬齋云

何鏞

周偉星子縣學訓導萬曆壬辰重修書院古碑實主其事

許惟德訓導

何端表平樂人訓導

湯敬躋番禺人訓導

張三鳳鹽城人訓導

陳元琛訓導

劉守成南昌人訓導

支如璋崑山人舉人本府同知

劉汝芳宣城人舉人本府同知

楊聯科河陽人本府訓導

朱之屏銅梁人舉人本府推官

張拱極丹徒人舉人力學修行造士有聲

舒日敬號礪石南昌人壬辰進士萬曆丁巳知府袁

懋貞申呈兩院聘主洞事文教丕振洞學復興先後

脫穎之士皆其造就會以憂歸至今諸生砥行論文

猶以為法

陳維智南昌人星子縣學訓導

王之臣貴州人府學訓導

黃佑廣昌人府學訓導分督書院以格致之學訓迪

諸生師範方嚴有督洞訓士及四書守言等書

管天衢臨川人舉人建昌縣學教諭分督書院長宿

山中矻矻不倦

唐繼孝湖廣人星子縣學訓導

俞文煒江南歙縣人府學訓導

唐一魁江南績溪縣人府學訓導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天啓壬戌司理南康知府袁

懋正請主洞重修洞志

李明睿號太虛南昌人翰林學士 巡撫劉

宗祥會巡按徐養心禮請入院主講席未幾陞禮部
侍郎去

國朝

熊維典號約生建昌人前兵科給事巡撫蔡士英臬

司李長春禮請為鹿洞山長

何 字孝先瑞昌人書院副講

胡淑寅號 山西人司理南康兼督書院

范初字祖生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朱雅淳號湛侯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余允光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諭順治十七年書

院副講

張世經府學訓導書院副講

楊日升號東曦新城人府學教授兼書院副講

巫之巒號巒穉當塗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廖文英號昆湖連州人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清

租增號舍繕墻垣宿洞課士興廢舉墜以師事張汝

公刻有正字通行世

汪士奇號仁湖湖廣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吳一聖字敬躋星子舉人隱居四十年知府廖文英

聘主洞事

湯來賀號暢菴南豐人明進士理學經濟隱居山林

巡撫安世鼎聘主洞事立明經蔡值干特為堂長以

陳彥李瑋為學長學者雲集著有鹿洞邇言內省齋

集

錢正振字侯起星進士提學邵延齡聘主洞事

熊飛渭號魯人南昌進士巡撫馬如龍請三洞事立廩生萬昶蔡嵩生為堂長文宗先正課士有方後以疾卒于郡城學者至今思慕之

于建邦字淑掌星子進士巡撫張志棟聘三洞事著有鹿洞續言湖山堂集

歐陽齊字任齋廬陵進士官翰林巡撫郎廷極聘三洞事

周傑字遠也建昌進士巡撫郎廷極聘三洞事原敬字元功樂安貢士巡撫郎廷極聘三洞事

邵良傑字萬子都昌人丙子解元前巡撫馬如龍後知府葉謙兩聘三洞

按書院教事主之者五代時為廬山國學助教宋時為書院山長其堂長直學洞正諸名蓋分理焉明無專設先輩名公督學江右往往禮聘名賢至盟來學如李齡之聘胡敬齋代巡唐龍之題授蔡宗充尤為書院生色其聘而未至者陳白沙先生一人嗣是輕重以時名寔各別而郡委學博分督則相沿不廢然載籍弗備姓字多湮存其一二

者以俟後之君子博稽而詳核焉

載攷廬山志有薛方山觀易臺記首云署白鹿書院日盤桓五老峯下則薛公固嘗主是洞矣且云遵巖王子以叅議分守是邦徒步過訪則王公又嘗造是洞矣二公當代名賢豈無倡和乃筆墨失傳姓字弗著良可慨也故誌之

毛德琦識

白鹿書院志卷之六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學規

朱子曰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遺矩維言與行學固不可以無本也玩其辭不通其理得其意不見諸行終與始異內與外睽惡在其為闇然自修歟訓詞具在當知所警矣志學規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三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於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於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辭一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

白鹿洞書院志卷之六
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歟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
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於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
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
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
諸君其念之哉

五朱子教規已纂入興復志矣竊念儒者爲學之方

聖賢教人之法莫要於此故復冠於卷首用以垂

朱子之道致丁寧之意非復出也毛德琦謹識

王洞胡居仁規訓

每條列引經書及先賢之論學者童而習之今存其目警切者

正趨向以立其志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
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
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
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言學便

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 程子自十五六遂
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朱子曰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為鄉人今
日便要為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
為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

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惑不為文采
眩不為功利汨廢可以言讀書

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騫於空無宵渺之域
明敏者類以該博為尚利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務

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
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
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
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
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
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
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至誠敬以存其心

程子曰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

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
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
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呂與
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
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
不暇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
外患自不能入矣

朱子曰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
日之方升則群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
明 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
昏怠也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愚謂今之學者但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虛妄齊莊
嚴肅毋使有一毫惰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
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齊家治國亦何所不
可哉程子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

白鹿書院志 卷之二
自豁然有覺處

朱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理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

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致知之方或者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於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必其表裏精麤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審察幾微以為應事之要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學者用心理會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為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於佛老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所當然以機變為足以應事

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為小人之歸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個矜字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為孟子所為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已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已豈不重可惜乎推已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也

按敬齋先生規訓六條廖志存五逸審察幾微一條查李志亦然竊審察幾微即大學之誠意中庸

之慎獨孟子鷄鳴舜跖之分是學者緊要關頭如何可逸再讀博窮事物條註所引朱子說語句脫落文理不屬心甚惑之及得熊君西牧手稿查對然後知李志發刊時中落一葉以審察幾微後半註接博窮事物前半註宜乎其不相屬忠毅既成書或未再校廖志不察而仍之豈不悞哉謹按次補入并記其所以以志修書之難而熊君之勞爲不可泯且是書謬誤或多與後之君子相考訂焉

毛德琦謹識

布衣章潢爲學次第 節文

一學以立志爲根源

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天生斯民聰明才力無多兼之惟志有不立此心便爲富貴聲色所誘志士則否同一聰明也反之身心以究竟自家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不已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性命苟不能爲天地立心爲往聖繼絕學不已此志一立此心恒存一日千里誰禦之一念萬年誰奪之貫

金石通鬼神樹不朽事業而無忝所生矣不亦備然
大丈夫哉

一學以會友輔仁爲主意

志仁在己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
仁不以紛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動念不以人
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群居切
磋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滯僻邪僻之損否乎程子
謂必有求爲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
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

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
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
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情氣言行過
差卽密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惰行亦
須愛衆親仁懇懇惻惻忌人忌我直欲同歸於善使
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
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

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

白鹿書院志 卷六
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真知此者內外精粗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真水滿汙池澄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慎恐懼爲持循

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却又都從睹色聞聲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祇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心學者既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歛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

上帝之汝臨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
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卽讀書作文時
驗之念馳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
詞亦不達矣可不慎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

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
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
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願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
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

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
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
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
覺浮靡便須簡嘿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
言滿天下無過口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歛救
處處視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
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

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

白鹿書院志 卷之六
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
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
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懼爇火不熄終至燎原
而懲之於微懼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預遷
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改必如顏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
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庶氣質可盡變習
染可盡除也譬之藩籬壞即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
固風邪侵即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克乎

一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
何也物一也真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
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即此物之別名也格
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
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則是不知性與命者
也是故命即性之於穆不已而一定之不易性即命
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
之量必欲其克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

使其幾微畢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
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

仲尼至聖猶芻編三絕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
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
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
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頓
悟頓修標立門宗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
位不曰鼻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

脚耳此所以人人得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莫可
救藥矣矧國家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中正
純粹之歸故卽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
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
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旨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
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又每每
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
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真銓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
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

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參議葛寅亮課語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詠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一章學字時字習字說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

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先將白文嘿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於自己事可實按之目前不決裂其文辭不增設乎已見乃爲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爲不明更求別解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爲感

名神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任手若
刻定章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
於我何與又若好爲穿鑿故立意見反以禪宗出世
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襯貼亦是勉強附
會於書何與去此二弊而後可以語看書也然胸中
學識空踈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爲度心之
針矣

讀書惟取鍊心最忌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
於圍碁博塞皆俗趣也一留心於此則挾策呻吟莫

非道聽塗說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
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沉思味爽以起日晏不遑遊
居寢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叩其
胷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
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
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旣疲
未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卷書擱筆明牕淨几萬
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
而看生機於花鳥或清言以暢旨或雅歌以適情一

白鹿書院志 卷之二
日之間量留數刻於此而默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
心常如魚之在水鶴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潑潑地方
能心曠而聞見可以互融神悟而思慮可以深入是
誠天下之至樂亦卽讀書之至訣也

學者多囿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
如按予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
餘必有豁然開而挈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
我心於雷電之下快然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
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

賢之面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卽夙習已
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旣能開眼返躬寧不刺心諸
友第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
也

王洞湯來賀學規

一曰專心立品

君子小人之分邪與正義與利而已夫人不入於正
卽入於邪不喻於義卽喻於利人禽之殊在幾希也
每思人性本善而氣質難齊習亦異焉有自然而爲

白鹿書院志 卷之二
君子者有勉然而為君子者及其成功一也有立意而為小人者有無意而流入於小人者不可不自省也至於為君子而不能為小人而不敢蹉跎歲月則所謂碌碌庸人也陽竊君子之名而陰為小人之實者則所謂大奸慝也夫與其為小人而自貶伊戚身名俱陷流毒子孫至子孫羞舉其祖父曷若為君子而不愧不怍窮達自得流芳千古名實兼優之為愈乎此大學中庸所以戒自欺而諄諄慎獨之功也果能力行而自立則心之所向自專而品自躋於上矣

二曰潛心讀書

載籍極繁自以四書六經為準然必旁通徧覽而後足以助學識廣見聞學者或倣先儒分年之法每年讀一書又推其意而為分月之法每月讀一書每讀一書必循首訖尾而後可以察其本末辯其是非會其同異口誦心維一一體之於身則氣質日以雅馴而彼聲色之娛麩藥之嗜忿懣之伏非義之營皆有所不敢且弗遑矣斯為力行之首務世俗讀書其高者不過認真舉業未敦實學他年縱擿巍科而六經

白鹿書院志 卷六
廿一史茫然不知爲何物則平日不潛心之過也又
安能通達時務濟世而安民哉諸士其勉旃學古研
理學而究經濟庶幾坐而讀起而可行惟異端曲學
之書不可謬習以壞學術他如淫詞艷曲最蕩人心
則當一見而卽焚之非士君子所宜入目者也

三曰澄心燭理

學旣博矣則當守約凡讀古人書必取其言之精微
者彙爲一帙凡觀古人事必取其行之可法者彙爲
一編夫均一嘉言也而所言不能無殊均一懿行也

而所行不能無別毫厘千里其源流之分合可不審
與必也澄吾心以燭之思其同復思其異斯卽格物
之功而知可以致矣竊謂書猶鏡也我有善念或躊
躇未決讀古人書而奮然興矣我有過失或弗能察
讀古人書而惶然自愧矣維彼聖賢非先得我心者
乎夫燭理旣真則凡事有所操持異端不得而惑之
榮辱不得而撓之吉凶禍福不得而撼之非力行之
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

四曰虛心求益

中庸言博學而繼以審問蓋謂學海無涯不集衆思無以廣益也故非惟師長可問行輩亦可問也昔之聖賢芻蕘行輩可問卽年少於我者亦可問也昔之聖賢芻蕘有詢昌言有拜豈過爲謙讓哉亦以不如是則人雖有善無從而樂告矣同此堂者道義相成勿面諛而退毀過失相規勿矜長而護短以此爲行行斯力矣

五曰實心任事

禹稷當平世而有饑溺之思顏子在陋巷而有爲邦之問范文正公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胡安定

先生爲蘓湖二州教授設經義齋又設治事齋謂人當各治一事或兼一事如治民治兵屯田水利催科算數之類隨其好尚使平居相與講習其後出而筮仕各有成功由講習之有素也今學者在家凡職分所當爲者固宜竭力爲之若夫濟世安民之事亦當預爲講求須知稷契臯夔各專一事何必矜能而炫博乎有志力行者思歲月之易邁則目前當務固不容其玩愒思胞與之同量則天下蒼生之事皆吾儒之責任也有此實心斯爲有用之實學他日出而爲

國必有功效之可傳矣

六曰平心論人

律已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寬使必求全責備舉世之大寧有幾人乎故惟匪人勿比其餘同堂諸子有過祇可面規亦須靜處相對從容委曲誠心以感之和顏以諷之無索瘢以傷厚道無率直以起紛爭至於嘉言懿行則必贊揚而鼓舞之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卽隱惡揚善之旨也推而論之其於古人亦然古人有立意極純而立言或偏者有處境最難而所

行似矯者又或紀載不真流傳失實吾獨怪後之人不詳考其本末不推原其心迹祇憑已見而放言高論以見竒不思設身處地未必能爲前人之所爲多見其不知量也吾故爲力行者進以平心卽吾夫子終身可行之恕也能如是則目前之敬業樂群與得志而旁求俊乂皆可以得人矣

七曰公心共學

學者當求萬物一體之心視人之能猶已之能方見大公無我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陽明先生

曰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知於人已
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覺於人譬如凍餒者知耕桑
可足衣食偶聞樹藝之法將試爲之卽欲傳於人皆
不致於凍餒而後快心何嫌自己未曾樹藝而遂不
以告人乎如此正大之情至公無私真能樂善者也
樂人之善卽我善矣朋友講習之道固當如此是今
日之與人爲善卽他年在位之推賢讓能休休有容
者矣

原敬續規

一居敬以立基

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堯舜以來曰欽
曰恭曰寅曰翼曰戰兢曰乾惕曰篤敬曰篤恭歷聖
相傳若合符節蓋敬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
靜時不敬則昏迷紛擾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時不
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行天下之達道故爲學以居敬
爲基猶作室以闢地爲基也作室無基則棟梁何寄
爲學無基則身心何依敬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是夫
持敬之方朱子言之簡切有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
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
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一隨事以窮理

理無形而著於事事至賾而統於理大而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細而食息起居顯而禮樂兵刑微而
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學者既已居敬則心靜眼
明凡事之來隨其大小微顯必究其所當然更窮其
所以然詳審精察務致其極至於讀書乃窮理之一

端熟誦其辭細繹其義始焉以我之心究乎聖賢之
心繼焉以聖賢之心易乎我之心斯爲真讀書斯爲
真窮理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
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
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
立矣然欲從事於此須屏絕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
庶乎其進之易耳

一黽勉以力行

爲學不力行則知徒爲知無以有諸已夫聖賢之教

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之門誠由聖賢之言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自視聽言動以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事事盡其所當然不以易而忽不以難而諉樸誠馴謹一意務實絕去務外好名之弊惟日孳孳瞬有存息有養不知富貴之可欣貧賤之可戚利害禍福之足憂喜也斯於聖學其庶幾乎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

家分量做來

一嚴密以克己

語曰人心一動妄念叢生人身一動嗜慾紛集故不學之人內外渾是人欲既已窮理則天理人欲昭然不淆故凡念慮之微事爲之著一知爲人欲卽竭力克治之毋以轉念自移毋以無妨自寬絲毫不輕放過更從難克處克起方是嚴密工夫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在不得故曰

果而確無難焉

一 循理以處事

人生天壤間綱常名教之攸屬交際往來之所會豈能漠然無事乎而人動生厭事之心則非事之累人自有累事耳顧凡事之來必有一定之理惟虛心以觀理是則行之非則止之勿執已見勿徇群情勿以利害而易所守勿以苟且而溺於俗務使無過不及歸於大中至正而後已萬一禍變不測亦惟義命自安詎可越理求免究之求免不得徒自喪其品行朱

子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只成就一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雖遇大困厄而此心自安寧

一 推己以待人

人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蓋乾稱父坤稱母而民吾同胞也已昭明矣恐聽人之昏昧乎已飽煖矣恐聽人之饑寒乎是必以己心度人心勉強用力推以及人由親而疎各盡其所當

然公以爲體恕以爲用藹然有思以相維弗責人以所難弗苛人以求備則施無不當而行無不得矣若自私自利刻覈不情雖骨肉至親邈若秦越卽其已身所行反覆矛盾更不勝其違悖矣皆不公不恕之過也朱子曰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無有我之私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

白鹿書院志卷之七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學規

陸九淵書堂講義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與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授教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
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
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
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
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在利所習在利斯喻乎利
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

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
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
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
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
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
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
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
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爲小人之
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

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
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
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
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
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
勉之母負其志

朱子跋語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
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
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
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
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
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
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
熹識

王梃講義

時壬寅仲春梃與西廬趙子遊白鹿洞讀象山先生

義利說及考亭先生跋語因嘆曰是學之不明于天下久矣時南康守海石梁子星子令阮朝隨洎諸生十餘輩咸在焉因爲反覆闡明二先生之意且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一章實發明此章之旨其曰鷄鳴而起卽他章夜氣之說使人從本體萌動處辨志用力卽路頭不差然此恐爲衆人言之若吾輩稍知學問好惡不甚遠特於微處恐未能信而遽曰好惡端矣真自欺也如諸君今日居官可謂曰廉若便云是喻義是孳孳爲善恐便有可講處若於

獨知處稍不脫然便暮夜却金又多了許多知字大抵道無精粗吾輩今日之廉真於微處叅得透徹便是義便是精一便是格物便是慎獨便是集義無疑也又嘗見東廓鄒子曰世間只有兩隻船一隻是舜一隻是蹠出此必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今人如稱其爲舜跼躄遯避曰彼聖人也我焉敢當如目其爲蹠則發赤大詬矣旣不敢當舜又不屑爲蹠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斯言罕譬大有警省衆以爲然已而守令別去乃借西廬

洎諸生登大意亭曰漆雕開正於微處恐未信又登高美亭曰中庸便是高明否則高明是虛了佛氏正坐此若能戒慎恐懼當見此等氣象西廬亟是之已又別去夜與諸生歌而罷明日行歷九江復取道南康西廬來舟中請書之因謂西廬曰願與兄致力不爾恐說得煞透徹只是見解近日講學又坐此西廬矍然遂別去

張治具講義

往按應天時行部寧國一日諸生講費隱章每每着

一語云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因思道體無形孰不知之而每每要粘此一語得無舛耶蓋孔門性命之學至子思時發揮已盡而世儒談者如老子之後楊朱莊周之徒往往求之虛無寂滅荒唐之間以爲道之妙其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窮之理置之以爲平常淺近而不足爲也子思慮之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隱也乃費而隱也重在費字而言夫婦言聖人言天地言鳶魚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爲道至曰言其上下察也察字正與隱

字相反其旨尤明講者每重隱字失子思之旨矣造
端四句明是結言或以謂體道之功亦不是古人三
十有室若以造端夫婦爲體道則吾十有五時何處
用功當時卽與周觀察及諸生言之咸躍然同聲

葛寅亮講義

但宗臯問格字漢疏格來也程朱訓格爲至象山慈
湖謂格其物欲是格去之義陽明謂格不正者以歸
正是格正之義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是格式之義
今何以獨用通徹之說答曰凡一字兼數義者固有

之諸說解格字未嘗不可但以本文貼之如訓來須
云致知在來物訓至須云致知在至物恐於文義費
解若格去物欲則物字不從物有本末之物却與本
章戾矣格不正者正字未免與正心相濫就格式則
非於格上增一就字便讀不去總之格去格正格式
義俱像正心誠意與致知知字貼不來惟通徹之訓
出於呂東萊釋天壽平格處以此訓格物當云致知
在通徹乎物旣文理順而於致知又體貼得着故獨
從之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如格於上下祖考

來格之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
徹乎我是來格又四書中有恥且格是君之通徹於
民格君心之非是臣之通徹於君此義是處處可合
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
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物以通徹
訓似卽致知義恐兩下大無別曰知與物却有別致
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
下相離不開以傳證之如致此知於意則毋自欺而
格通於意之物矣致此知於心與身則能見聞知味

而格通於身心之物矣致此知於家則好知惡惡知
美而格通於家之物矣致此知於國則知中以誠求
而格通於國之物矣致此知於天下則以絜矩而知
上下左右前後之情同而格通於天下之物矣以傳
印之處處親切可證但宗臯曰格物旣通於意心身
家國天下則已是一徹俱徹到了悟處矣何前講謂
只是求知之法曰知原有兩樣有虛見有實證未誠
意以前止擴充其知識虛見也自誠意以至平天下
進一步方有一步真見乃體驗於行事實證也此致

知既在誠意之先止屬虛見若實證自須歷誠意以
下如知如何誠意必誠了意方爲實證誠意之知知
如何正心必正了心方爲實證正心之知知如何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修齊治平過了方爲實證修
齊治平之知若謂致知便實證將功夫已收攝盡又
何須遞推誠意等項陳文鴻曰如此則將致知反輕
看了曰如何可輕本文先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因遞
推及致知格物是此知乃先意未誠而開始實貫天
下平而要終者蓋知如暗中之燈非此則舉足顛躓

一歩行不去矣故如傳中所言毋自欺及見聞知味
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
皆脫不得知字之義雖不釋格致而實卽散寄於誠
正修齊治平等中正以知行原是一事所知的卽是
所行而所行的必不能以離知兩頭原分不開故不
能以分析言之則知與行又何低昂之有

王洞熊飛涓講義

學何爲乎聖賢言之備矣莫切於大學誠意一章孟
子夜氣一章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皆在於是嘗閒居檢點平旦自思悚然汗下
保無爲小人之歸入禽獸之路乎始於一念自欺放
其良心遂至於此嚴乎哀哉不仁甚矣心先死也何
以爲人乎又逞言學乎今與諸君言學莫如求仁仁
者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以生人心卽天地之心無
物我間者也此心一刻不存則視人之患苦而惻隱
不形處已於穢污而羞惡不發見利則爭而辭讓之
節缺遇事則惑而是非之辯淆一失則皆失一得則
皆得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者無私私積而百

行墮焉衆惡府焉故不仁之罪大也諸君毋曰學文
焉而已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士有能學問求放心立誠不欺而文采不彰
於天下後世者乎若放其良心不忠不信而文又焉
用乎願諸君子篤學爲文毋以爲文盡學只此尋常
日用一動一靜自操自省常須有一團懇懇惻惻之
意是良心不死而進修有地也將以是觀德業焉敬
之哉

主洞于建邦講義

鹿洞澗中有石刻吾與點也之意因與諸子言曰此
程子受學于周子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茂叔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而程子之吟風弄月真善學者矣後人當識意字如
何當時諸賢同一言志他人說經濟事而曾皙獨說
眼前事似乎寂寞夫子反加讚賞程子謂曾點已見
大意又謂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意正耐人思蓋以人
心貴洗滌乾淨無纖毫私累常活活潑潑如魚之在
水鶴之在空凡所觸處皆可見天理流行無時不有時

行物生之機無時不有老安少懷各得其所之妙曾
點已見及此故在莫春時有此境界雖不在莫春時
亦有此境界正以此意之大吾心自有所以因時制
宜者隨在皆有發育機括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與萬
物相通且夫堯舜之世天地平成人物休美無一人
不遂其情無一物不普其化就似莫春時陽和遍覆
人物舒暢一樣夫子抱道在躬倦倦以斯民爲念而
裕立道綏動之功化其於雍熙之象久已思慕之故
曾皙偶一言及得合其意不覺欣然動念稱贊不置

曾皙故留連眷戀重疊詢問後世程明道先生始頌
畧之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此其大意非可刻舟而求膠柱而鼓者也蓋濂
溪先生以主靜立極又曰無欲故靜每令程子尋孔
顏樂處樂豈易尋哉先儒有言曰欲知所樂何事須
知顏子所好何學不知顏子好學何如而徒求其樂
樂于何有吾謂必有三月不違之心始有簞瓢陋巷
自適之情是人欲忘而天理得則亦無地不樂無人
不樂無時不樂也已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

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瞭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陰陽動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闕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周子契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正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纖如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寔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

也 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也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奏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也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也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湛若水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混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既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慎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即始

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圈心無所不包也何以大圈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非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心為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其矣
湛若水四勿總箴說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尚乎三守以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崩

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爲此懼雜糅異
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爲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之各
內外之道以不二乎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灑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曷惟精惟靈
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也勿之則一
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以幾復不遠
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實因於毋三爾思
洪若水心性總箴二圖說

丙申秋八月予以考滿由江達湖而南携諸生重訪

白鹿書院謁拜先聖先師訖登眺新開洞憇息文會
堂觀前南康守玉溪王子溱公濟刻予心性圖說於
碑屏鐫四勿總箴於洞壁會南昌鄉進士裘生衍先
住洞館與之觀二刻默然感悟而未竟其說邇遵明
旨復職而洞中勝景一時勝會常往來於懷今年戊
戌孟秋得今江西少叅晉江南岡子王子道思寓書
於予日日行部至江州謁白鹿洞宗儒祠坐文會堂
見心性圖刻儼若對先生因與諸師生發明先生隨
處體認天理之學聽者莫不動心焉然此圖固先生

平生得力處然非專於此洞作如陸象山呂東萊之講義記文專留洞中學者傳誦也况先生常蒞斯堂乃爲嘉惠後學留之講義慎中也當刻之正珉續之新志以示諸生而授口講以布先生之教於無窮此洞之幸也亦我先生之心也予聞而偉之曰甚哉王子成已成物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水也何敢嗣言於諸先哲之後哉雖然吾嘗有得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而聞學之大頭腦於君子矣蓋聖學之要於心性總箴二圖焉盡之矣性圖說以言其道體也四勿圖箴

以究其功夫也二圖者實相表裏實相發明者也玉溪王子竝刻於洞中共有深意乎予時在行李匆匆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今以南岡子之請千里致書而慇懃焉吾雖欲勿言忍負其盛心耶竊惟先哲講義固不拘拘於一書發其精意使可用力焉止矣因卽其二圖之刻在斯洞者發揮之以究其體認用功之實寓南岡子以與太守梁子懋陽及洞中師生講求焉昔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蔡宗交洞規說

白鹿洞志 卷一
朱子曰白鹿洞規欲使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人耳
合而言之博學者學此五倫也審問者審此五倫也
慎思者思此五倫也明辨者辨此五倫也篤行者行
此五倫也言此五倫而務實言忠信也行此五倫而
克謹行篤敬也處此五倫而氣有不平忿也意有所
私慾也處無所差善也處有所差過也正義不謀其
利明道不計其功卽懲忿窒欲之事不欲勿施於人
不得反求諸己卽遷善改過之事非出五倫之外而
別有接處非出博學五者之外而別有其功也然合

五者而總其要則又不出此心而已故隨事而用其
心則曰博學有問而專其心則曰審問卽事而研諸
心則曰慎思心昭昭而審察則曰明辨心存存而不
已則曰篤行遇父子而此心惻怛曰親遇君臣而此
心敬畏曰義遇夫婦而此心不狎曰別遇長幼而此
心克讓曰序遇朋友而此心不欺曰信忿心之猛也
慾心之私也善心之得也過心之失也正誼不謀其
利明道不計其功心之忠也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
求諸己心之恕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張子曰心統性情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爲本皆爲此也今人但知朱子之條列不知朱
子之統會往往泛求諸事而不內求於心夫泛求諸
事則多岐亂是日見其煩擾而支離矣內求於心則
一本上達日見其平易而切實矣故今細繹洞規發
明此義雖未敢謂能暴白朱子之至教庶幾不蔽天
下之正途諸君其與我共由之哉復此洞規圖示于
后正德十六年九月八日

鄒守益示洞生四說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
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
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
中乃是濂溪傳千聖延年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
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物外事事
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祥莫大焉故脫去
凡近以遊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不舜

不躡中間豈有駐足處哉喻義喻利洗刷深痼乃是
象山指出本心斬絕支離葛藤

多聞多見猶在枝派上檢點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
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
萬派只從中和流行乃是學術王霸訣竅二三子登
陟名山景仰先哲尚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

趙參魯四教說

偶偕諸生步溪上披荆剔蘚徧覽刻石始得行字於
橋畔越數武得忠信二字迤西又得文字諸生日是

所謂四教也時片雲冉冉出峰下諸生漫然且相指
予獨第三石則忠信字聯書端然如中立而文行字
東西相向列若左右侍者余因謂諸生日若知書者
意乎其置忠信於中也以示本也聯書者忠信一心
也文行相向列者從忠信出也是所謂一貫也彼因
人之分四教也豈未聞一貫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余亦曰夫子之教忠恕而已矣道一也教
一也諸生其識之

朱廷益格物說

聖人之言簡明直截大學一篇直指道體爲學人師
程更無一字深晦如所謂格物云者在章內修身爲
本句都一盤托出與人說盡了物卽物有本末之物
原無二物知卽知止之知亦無二知格者條分縷析
格其何者爲本何者爲末蓋前面說個身心意以及
家國天下恐入道者看作身心自身心家國自家國
天下自天下旣散漫難據而又天下以國先國以家
先家以身心意知先亦牽強難合遂提出格物二字
謂有許多條件其實只在通透本體本者何修身是

也通於身之爲本則件件有個主宰如定盤針一下
處處皆平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故云其本亂而末治
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又決言物之本
末不可不格以爲下手用工張本厚卽躬自厚之厚
此益初束髮時曾悟及而近世亦有解及此者下文
每章歸重本身上便見件件該格件件有實用其力
處故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簡明直截乃過求
者欲補綴聖言固失之支離而謂格其不正以歸於
正則誠正修齊許多事皆無用矣聖遠言湮後來說

愈多而道愈裂且只一部大學道理都說盡了更不容後人贅一字卽再起先聖於九原亦不能於前言之外別有增益工夫也知至致知至與致有分別致以用力言故曰先致其知至卽至善之至蓋旣通於本末則知至善在我矣實用其力便不難故意誠次之大抵吾性萬物皆備只純然一至善反乎善則惡矣故吾人終其身不越好惡兩端下面節節是好惡貫到底好善是本體惡惡乃所以全好也要見古人以萬物爲體故格其物之本而知所謂至善矣當下

就於念頭起處實用其力念頭起好惡處便是獨只慎獨工夫是徹上徹下之道程子云王道只在謹獨大學先格致而用功全在誠意過此則物物皆身頭頭是道所謂先明諸心後知所往是已若上文知止是入頭要識個所當止處猶屬意向到能得便是至善了中間定靜安慮正是入頭一段凝聚精神漸次故句句下個能字要見其理如此有分配格致誠正者則大舛矣若夫本末總一物則陽明先生之說甚明一物也而自末通極於本如在家則家之本好惡

不偏是也在國則國之本藏身之恕是也在天下則天下之本先慎乎德是也故又曰德者本也序有先後本則一定正是殊途同歸一以貫之的學問如此益不揣固陋謬以此叅先儒未定之說與在洞諸生商之若遂謂發聖經之旨則烏乎敢

方大鎮白鹿洞晤語

今世士遵功令不得不習舉業然舉業與道學初未嘗分爲兩途也肯以道學之心爲舉業卽舉業爲道學矣但以舉業之心爲舉業卽與道學同堂而千里

矣夫士含毫濡墨構意揆藻必欲與命題語語相肖必欲與聖賢心心相印安得不謂之義一邊事然反而求其起根發萌之初念所以擗管抽思欲與聖賢相印題旨相肖者乃其欲與主司爲知己與青紫爲捷徑者也似又不得謂之義一邊事矣毫釐有別義利遂判仲達曰此利字不得粗淺看乃極其精微者也舉業之士運筆之時稍有毫釐迎合主司之意卽文字亦便不佳由斯以觀利心之不可不斷也舉業猶然况於學乎鎮曰昔年嘗校士越中以先事後得

命題諸士看此得字太淺泥於註中粗鄙近利之語
遂以市井溝壑當之愚意則以為君子有事於學一
惟深造以道俟其自得而已繼有毫釐期望之心助
長之心襲取之心便不可語於集義之學故曰先事
後得先難後獲曰得曰獲皆此指也張南軒先生曰
無所為而為之心義也有所為而為之雖義亦利也
先君子立教桐川獨揭性善之宗所云性善者無所
為而為大學之至善孟子之良知皆此指也今辰太
守袁公遺以呂新吾先生呻吟語有曰說自然是第

一等話無所為而為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當盡
職分當為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
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此語亦最
精微平居鄙見暗中偶合然所謂自然無為却不得
流入於玄門道家之指必如南軒所云不爽正學之
脉似此毫釐分別萬萬不可混淆也仲達曰無為其
所不為蓋孔孟學脉也今說到無所為而為正合此
指但今學者肯說第三等話有畏却是非毀譽之心
亦庶幾良士矣鎮曰公所教令諸士歛目洋洋纒纒

偉哉興起斯文之志然窺其要言乃曰務以清心觀山聽水此語正合此指夫心何以清純於義則清矣清則山水俱清然清不在山水也心何以不清雜於利則不清矣不清則山水俱不清然不清亦不在山水也袁公呻吟序曰順攝十之三逆攻十之七此語最是學者用功肯綮能於世逆即於學順能於境逆即於理順能於情逆即於性順能於利逆即於義順諸士時時體會逆攻之法清心之義以為舉業便是國手以為道學便是聖胎根器力量其途正遠其日

正長也但儒行有云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望此志此術無異同無作輟相與有成斯足貴耳

李槃與洞主問答四條

問聖人之學道德性命之學歟李子曰然曰今功名之士汲汲於功名累道德性命多矣敢問何以遣之而後可曰道德性命不在功名之外也曰功可計乎曰巍巍乎堯之成功光被四表堯之所以稱大君也計此仁覆四表之功則計功不害也計一身一家之小功以自多則不可也曰名可尚乎曰昭昭乎舜之

得名風動四方舜之所以稱大孝也尚此風動四方之名則尚名不害也尚一長一得之小名以自矜則不可也曰富貴之士妨道德性命乎曰今世儒生動稱功名念重非能志功名也志此富貴耳不義之富貴聖人視如浮雲不以其道得之君子不處也富貴而義也三公不爲踰萬鍾不爲多得之以道舜受堯禪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功名在天下而天下之富貴若固有焉皆道德性命中之物也守箕山之高抗首陽之潔雖聖人之清乎其去時中之學遠矣

問聲色貨利爲聖學之賊何以排之李子曰子爲聖人在聲色貨利中求其是而已矣曰不必排乎曰無以排爲也子生有耳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聲子聽正聲不聽非禮之淫聲聲豈賊子學聖人之耳乎子生有目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色子視正色不視非禮之亂色色豈賊子學聖人之目乎子生有四體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貨正利子取正貨正利不取非禮之邪貨邪利貨利豈賊子學聖人之四體乎曰人欲不害天理乎曰人欲天理辨若黑白此後儒衛道之高論

非孔孟近人之至言也孔孟之學始于大舜有從欲以治之訓傳于三代有所欲與聚之仁忠恕近道則不欲勿施施以所欲也志學漸進則從心所欲欲不踰矩也養心莫善于寡欲則毋欲其所不欲欲其所當欲如此而已矣非以無欲爲宗也多欲者欲非其禮欲禽獸之欲則非天之理非天之理則非人之欲矣寡欲者欲中其禮無禽獸之欲則是人之欲是人欲之欲則是天之理矣去其非者存其是者孔孟所傳聖人之學也朱紫陽而在吾願以此就正焉固紫陽

所必然也

問人不遠人以爲道遂爲聖人乎李子曰然曰聖人若是其易言乎曰聖人亦人也聖人能爲人人不能純爲人故不及也一事能爲人則一事卽聖人之道一時能爲人則一時卽聖人之道一事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事焉不若聖人事事能爲人之聖也一時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時焉不若聖人時時能爲人之聖也故聖人人倫之至也非遠人爲人也故人能爲人勉之不已而至于純則聖人之德之純矣

白鹿書院志卷之八
問義立利生舉業孔子生今不廢是矣胡敬齋云爲利而來者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反玷作興之意又云科舉豈待興洞教之其舉業已通欲進聖賢之域者非洞何以教之是利終非義舉業上則有聖學故宜復鄉舉里選耳請問何如李子曰否爲利而來見利而爭則利非義來爲慕義利與人同則利亦義今科舉首聖經之義必鄉里官吏保無他過乃得應舉非舉聖學行鄉舉里選之法乎人患未通舉業真通舉業豈待入洞乃習聖學也毋輕議舉業

白鹿書院志卷之八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學規

提學邵寶論習士相見禮

或曰士相見古之常禮也今之士亦孰不相見禮非難知也子習諸生於禮而以是先焉有說乎曰有人莫貴於士士之相見非夫人之相見也故先王制之禮重相見所以重士也苟士之相見猶人之相見則非士矣又何禮之有焉蓋古之士其相見也爲謀道

也爲謀義也而非爲夫利與勢也故曰非夫人之相見也是以不敢輕也而禮生焉致之以辭達志也重之以介道誠也稱之以贊將敬也誠敬著而後志通實請主人讓至於再三焉不敢憚煩豈故崇是虛文也哉合之不苟則所謀者必臧謹於始而可以占終也今士之相見所謀者何爲乎爲古人之謀者百一反是焉者什且九矣辭達志也而或以飾介道誠也而或以說贊將敬也而或以貨率然而面一言卽合未幾背之不以爲愧此所謂夫人之相見也古者士

之相見果若是與吾之習是於諸生亦將俾其謹謀而重合志於古而今是戒焉爾或曰今之士固有貌乎禮而心非者矣子習於外將以易之曷若務謀諸內之爲愈也曰務諸內者聖模賢範講明服行示諸生者素矣猶懼其未警也於是乎有是舉制外整內固將賴焉若貌乎禮而心非者使其秉彜未亡能無少變乎今夫冕而親迎所以重婚也三加而黜且字所以重冠也重之如此而淫僻狡頑之風尚不免焉君子不以是廢冠婚者所以存天下之防也此吾所

白鹿洞書院元
以習是於諸生之意也曰子之意將有出于是者乎
曰有哉三揖其進也難一辭其退也易豈惟相見事
君者亦然故難進易退而禮義出焉天下之事成焉
習士相見禮所以教爲臣也

提學邵寶論來學

謹按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
周朱二先生嘗遊寓焉其秀自天可以資靜修之趣
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
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於天下者聞茲洞院皆當負

笈裹糧從事於斯况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
如今日者而何不游乎但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
誠僞辨莫先於義利此之不審皆苟而已今學校徧
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
欲自異於衆而所習者仍與衆同則於立身經世之
道旣皆有所妨奪而羣居之誚捷徑之譏或未能免
焉吾亦豈敢輕舉以誤諸英俊哉凡我學校諸生暨
山林儒士有清修慎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
學者許府縣起送前來寶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

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焉如其師道以俟君子此實區區奉詔崇正求真之分也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爲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遊當異館待之寶不佞敢以誠告

主洞蔡宗充論士

宗充病拙東海近荷寵命起主白鹿洞事是欲宗充接天下之賢士共相砥礪而同升諸公也宗充初至

南康月不終日實未能博訪幽隱而躬致造請之誠所賴此邦之士與人爲善但求同聲相應毋以形迹相嫌或先告我以巖下之老栗里之賢四世之隱我則能次第而請見之或枉顧我于成德之堂希賢之室我則能禮下而請益之庶幾因一方之賢而知一省之賢又因一省而知及于天下也宗充自知愚陋闇劣不足爲洞中之主顧茲廬山秀甲天下高配古人名聞百世含靈蕃粹近復百數十年當今豪傑必有如君子冥會而默契之者吾方約五老以恭俟不

當因主人之愚而愚及廬山也山川之精氣豪傑之精氣豪傑之化機山川之化機語其內實與諸賢同德而並語其外深谷足以靜慮澄溪足以洗心郡伯館穀足資以養善撫按藩臬諸公之崇儒重道又足以自重而自厲諸賢宜加之意相帥偕來匪直爲宗亮謀也果有野叟山童忠信願見者全勿以禮貌虛文較計宗亮固野人也

巡撫胡松論諸生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

提學朱廷益論來學諸生

夫人才之不興由正學之不明也正學未明由師道之不立也爾弟子員朝夕宮牆誦法先師師帥視成學官授業焉往非師亦焉往非學耶乃自先師憂學之不講而宋儒於膠序外每據名勝爲會講之地無非闡明正學陶冶人才其著在江右者則南康郡白鹿洞稱首迨我朝以道化天下今天子雅意同文於

勅書申明正學之旨所以重師道育人才者至詳且
悉矣考之此中學得其正者如胡敬齋胡康齋羅整
菴三先生輩偕出嗣是代不乏人而理學甲於諸省
亦既增鹿洞之勝爲吾道之光焉近時士習日趨于
下而學日入于僞蓋由童年家庭之所習與平日庠
塾之所教上之不過氣節次之則曰功名已爾文章
已爾最下者溺心富貴以至於白首而不知悟語之
學問漠然若不相聞所以視聖人爲不可幾而曰吾
將以科舉畢吾事也噫道之不明而何取於科舉以

之居身則踰閑蕩檢以之服官則奸邪貪昧并所謂
氣節功名文章亦復一無所有此皆由於師道不立
平時無嚴憚切劘之資不覺此心口放而安知有聖
賢性命之學弊也久矣卽所稱以道自命者患在別
立門戶好爲人師求之行誼大相謬悖條約中所云
借孔孟爲壟斷者往往有之是何怪于今之人以講
學爲迂當事者亦槩以僞學爲禁而因噎廢食者比
比耶余觀風南康歷覽鹿洞之勝悽然有感以先師
廟貌如新先儒遺教具在加之近代名公之表章燦

然惟是洞主久虛諸弟子肄業其中者徒亦文具蓋
師道廢而主席誠難其人也先是將之南康時曾博
求篤志力行可主是洞者而南昌太守以所薦士章
布衣漢對余爲南司功習聞其名今得之太守甚詳
卽往謀之南昌太守具禮幣遣使者再聘而後許擇
以是春二月赴師席余不可無一言爲先導余惟來
學茲洞者非豫章之才卽四方之俊也誠博習親師
問學取友奉持恭謹如對聖賢羣居無謔屋漏不愧
翼翼欽欽如承大祭立心制行一惟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是崇是守至於文章之闡發聖真處卽性命於
功業之純粹處卽立德於氣節之無乖戾處卽配義
與道皆正學也蓋道不離日用平常亦未有舍文章
功名氣節之外以求正學者至於飲食起居時時存
省灑掃進退事事損挹何往非學何往非道布衣之
行也意在斯矣嗟夫道在吾心希之卽是能自得師
千古一堂其他郡弟子以及四方同志倘有聞風而
興起者非必請謁門墻下帷鹿洞而於道也且暮過
之矣乃若繫籍求名言與行舛此孟氏所謂徒舖啜

者而鹿洞幾爲僞學淵藪矣余敢不爲同志者重吾道而爲之防乎若夫所以爲教則布衣之師道自立與原委學官卿廷聘之振勵不弛而先儒竝諸名公之規條犁然具也諸弟子員遵而行之庶亦不負今日延師之意尚其勗諸

巡撫宋學諭諸生

公撫江右詣洞行釋菜禮畢諸生晉謁公親定儀如師弟子禮命侍坐誨之

鹿洞始自李賓客讀書迨朱夫子增修廟宇闢置館

舍創立學規爰稱古國學遭逢

聖天子崇儒重道親灑宸章頒賜扁額書籍興起斯文片肄業此地者皆當希聖希賢不僅爲章句訓詁之學而已今人動畏聖賢難學不知道二仁與不仁不爲聖賢便爲庸愚更無中立之理然希聖希賢不在口耳誦說須是躬行實踐依朱子學規做去自然上達某自登仕籍不暇研精理學然行已不敢有過上負朝廷忝祖父下棄生平此諸生所共見者某嘗從鄉先生賈公諱開宗論聖賢之學坐中有一少年道聖賢

難做願就功名一路先生曰女看功名二字何容易
須如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狄梁公之再興唐室郭
汾陽之克復兩京功施天下名傳後世這總說得是
功名這便是聖賢一流人少年者曰某不肖甘爲富
貴中人何如先生曰富貴亦不易如江左王謝不過
富貴子弟然皆登高能賦文采風流蔚然可觀若但
酣豢於絢綺膏粱聲色之中夢嚙一生豈足云富貴
賈公此言最爲可味汝諸生勿以針大眼孔看人七
一科博一官便筭做功名富貴此念便落下乘不能

上達况帖括一道實代聖賢立言原非剽竊備取可
以做得須要體認得到方纔發揮得透諸生只將逐
日講貫四書道理一一體認到身心日用上邊卽是
聖賢實學更不必另闢門戶總之立志高則所造遠
如千古文稱左馬詩稱李杜以此數人較之聖賢相
去何如八股業稱王唐瞿薛江右稱章羅陳艾以此
數人較之李杜左馬相去又何如看來人在天地間
必須希聖希賢纔是第一等人聖賢之文章在六經
四書聖賢之功名在覺世傳後積中形外體立用行

直一貫之耳天命之性皆同率性之道畢具諸生肄業於此學規炳然斯文未墜安得不思仔肩負荷之

耶 壬申徐京階錄

提學李齡六戒

一諸生入洞悉遵文公教條及董程學則真西山教子齋規不可有違

一朔望行香及早晚堂儀俱依府縣儒學禮式

一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五經及御製書史鑑各隨資質高下

一諸生有過先生喻之于上朋友勸之于下務令遷改果冥頑不悛斥之毋令阻壞學規

一凡上司按臨先生迎於枕流橋內諸生迎於枕流橋下路傍拱立禮生引至延賓館唱禮先生先拜諸生次拜而退早晚作揖亦然

一諸生不許拆毀門扇窓櫺板壁擅自更改及損壞床桌椅凳亦不許縱令家人侵取本洞栽植及附近人家竹木

提學高賁亨十戒

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為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為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為己之學好為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

四曰凌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

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戲言戲動不

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日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至于詩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若以小忿輒

傷和氣與途人無異矣

十日無恒夫恒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况學乎在洞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改

至洞李應昇洞規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偷語最為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然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名家已是糠粃芻狗矧坊刻惡濫連篇直書拾殘唾以塗眉認摩

羹為旨鬻彼此爭剽而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一狹邪之遊此中絕少飲博之習似亦無多惟是分金塊肉微利所歸動輒鼓唇居間往來說合肺腸一穢荆棘叢生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聽水觀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文心白石寒雲頭頭是道毋以米盞鷄彘擾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筆刀張白日之械其有一語闕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簿以劓其敗羣



一 文無高下機行卽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今一月
止初二十六兩會抒寫幾何竊恐常業多荒文心
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卽以大會一二名輪
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廳覆閱若會長副徇
情阿諛者罰諸生氣驕心昧以塗抹後言者斥
一 洞中一椽一木俱闕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宿逆
旅明旦必洒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生習業斯
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爨煙倘有穢汚山
靈厭汝

督學王綜戒勉各八條

- 一 戒遊惰學者惟日孜孜猶恐不逮若悠游玩忽無
振興奮發之意必難成事
- 一 戒戲狎朋友以資切磋德業過失相規相勸若嬉
笑狎戲便無拘檢敬畏之意人必不端
- 一 戒欺詐洞中相交非師則友彼此誠信方爲有益
若起一毫欺詐之私必至敗羣
- 一 戒矜傲讀書變化氣質謙恭虛已學乃日進若稍
有一得便自滿足矜已傲物卽使成名亦非大器

一戒苟安學問無窮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等粗窺皮
貌便苟且自安以爲聊可問世自此自畫必并些
須而亡之

一戒馳騫君子學問有本有末先從切實處下手斯
高遠以漸而臻方能得力若一意馳騫將并其近
者而失之

一戒忌嫉質有敏鈍學有深淺君子盡其在我自是
無可限量若見人勝已遂起嫉妬見之言色加之
毀訕此小人之肺肝如何而可

一戒纖刻士既立身名教財利悉以義裁之卽躬處
貧困衣食寧從儉朴必不可以小利小物動心較
量此謂斗筭之器品斯下矣

一立志士人終身品詣全在乎志此志一立鬼神亦
不能奪道德上也功名次之志富貴者風斯下矣
一敦本土子立身孝弟爲本孝弟虧缺卽功名富貴
不足齒矣推之五倫無一可忽

一主敬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非敬則肆矣敬肆
之間天人吉凶所由分故處心積慮無敢慢易動

止語默莫非禮法其人其學庶幾近之

一致誠中庸曰不誠無物孟子曰未有誠而不動者

也况讀書窮理功在實際可容一毫偽妄否故忠

信居中則萬事可成萬境無礙

一明經讀書以窮經為先即作文亦必以本經為雅

不止專經為舉業之正也諸經大意須要通曉

一學古為人不法古人必卑俗為文不法古文必卑

靡如聰明有餘左國史漢諸書以次觀覽倘有餘

力即唐宋大家亦不可少

一專課讀書思取科第則舉業為目前之急如遇課

期須如孤軍逢敵拚力一戰不可草草放過

一持重學問得力易於矜炫若深沉持重溫養變化

境界正自無窮一涉淺露便無餘蘊勉之哉

白鹿書院志卷之九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書籍
學於古訓乃有獲書籍皆古訓也鹿洞九經頌自宋
初繼以考亭之請有增於前近奉
欽頒經史及諸當事購置稱大脩矣謹列名目用便稽
核志書籍
欽頒十三經註疏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內奉到
易經伍本

白鹿書院志卷之九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書籍

學於古訓乃有獲書籍皆古訓也鹿洞九經頌自宋
初繼以考亭之請有增於前近奉

欽頒經史及諸當事購置稱大脩矣謹列名目用便稽

核志書籍

欽頒十三經註疏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內奉到

易經伍本

白鹿洞書院志 卷九

書經捌本

詩經拾陸本

春秋貳拾本

公羊傳捌本

穀梁傳伍本

禮記貳拾本

周禮拾肆本

儀禮拾本

爾雅叁本

孝經壹本

論語學庸肆本

孟子陸本 以上十三經

欽頒二十一史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丙奉到

史記貳拾陸本

前漢書貳拾陸本

後漢書叁拾本

三國志拾肆本

晉書叁拾本

白鹿洞書院志 卷九

宋書貳拾貳本

南齊書拾本

梁書拾本

陳書陸本

魏書叁拾本

北齊書捌本

周書拾本

隋書貳拾本

南史貳拾本

北史叁拾本

唐書伍拾本

五代史拾本

宋史壹百本

遼史拾貳本

金史貳拾肆本

元史伍拾本以上二十一史

欽頒淵鑿古文貳拾肆本

朱子全書叁拾捌本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奉到
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奉到
共四部一部八本三部三十本

御纂周易折中拾貳本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奉到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皇朝詩經注疏拾本

一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前福建江南巡撫張伯行

先後送洞書

周濂溪集四本

二程文集四本

二程語錄五本

二程粹言二本

濂洛風雅二本

謝上蔡語錄一本

尹和靖集一本

白屋書院志 卷九

張橫渠集五本

朱子文集二十本

熊勿軒集二本

許魯齋集二本

陳剩夫集一本

吳朝宗聞過齋集三本

陳清瀾學節通辨四本

薛文清讀書錄二本

薛敬軒集四本

胡文敬集二本

朱子學的二本

羅整菴存稿一本

羅整菴困知記一本

陸稼書讀朱隨筆二本

陸稼書讀禮志疑二本

陸稼書問學錄一本

張武承王學質疑一本

張孝先養正編二本

白屋書院志 卷九

五

自序書院記

張孝先學規類編六本

道統錄二本

濂洛關閩書五本

諸儒講義八本

松陽講義四本

續近思錄集解四本

廣近思錄四本

耿逸菴文集

陸桴亭文集

閑闢錄二本

吳徽仲文集二本

陳克齋文集

道南源委

朱子語類

古文載道編

方正學文集

道命錄

思辨錄輯要

思辨錄輯要

謝文節文集

陳北溪文集

伊洛淵源錄

陸宣公文集

諸葛武侯集

司馬溫公文集

韓魏公文集

李延平文集

文文山文集

胡敬齋居業錄四本

呂東萊文集

真西山文集

黃勉齋文集

張南軒文集

楊龜山文集

范文正文集

楊椒山文集

海剛峰文集

魏莊渠文集

楊大洪文集

斯文正宗

一太守周燦送洞書

忠孝經壹部

易經大全拾伍本

書經大全拾伍本

詩經大全拾伍本

春秋大全貳拾本

禮記大全貳拾本

四書大全拾捌本

性理大全叁拾本

監本易經貳本

監本書經肆本

監本詩經肆本

監本春秋拾本

監本禮記拾本

願學堂集陸本

一提學龔霖送洞書

四書體註叁拾部 每部伍本

字彙肆部 每部拾肆本

古文覺斯八部 各八本

聖像四配十哲像曲阜臨本後附朱子像從徽州本及

宋潛溪九賢遺像記

一王洞原敬送洞書

原鳴喜存業十編十本

正宜堂語錄一本

鹿洞彙錄一部五本

一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送洞書

新修白鹿書院志一部五本

新修廬山志一部八本

史學提要箋釋一部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

白鹿書院志卷之十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訂

藝文

山水之佳勝必資翰墨以傳古人足跡所經輒留題
咏至如

朝廷之詔命官府之書牘與夫金石紀載之所及並關
興廢不可缺也志藝文

知南康軍方岳與蔡憲論事件

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可藏珍而

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其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鹵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爲是一寄居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若曰此輩祭其祖先亦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爲祭祖先言也不爲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員公裳士人襴幘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

則涼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尚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近準使牒差請僦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卽日遣人籌禮幣乃承檄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牘必不容但已卽與繳申乞劄催供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田明日要撲某處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譁非有

白鹿書院志卷一
以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晦菴在郡時嘗祠濂溪於學後人又以祠晦菴是矣不知何者忽標出於學門之外使而先生不得祠於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侑坐於其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

刊成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巡按唐龍題請王洞官疏

爲慎擇儒官兼管書院事竊照宋儒朱熹於淳熙中知南康軍乃即唐白鹿洞遺址建葺書院以爲講學論道之所規制大備教化蔚然又括聚書籍置給田畝相傳至今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

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亾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足矣然誠難其人焉近該本府呈報所屬官員姓名脚色開註本學見缺教授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交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為貧而仕曲全孝友之心以禮自防弗為時俗之態誠斯文之正類後學之楷範也如蒙乞勅吏部查議

將蔡宗交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職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仍行星子縣歲另給二力一馬往來跟騎於書院田租內月另支米三石食用以為常規一應上司俱要禮待勿令僕僕拜跪以示優重之意以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若能敦復風教有光儒業一體擢授科道及不次陞提學僉事等官苟廢學傷教聽巡按御史奏調簡黜不廢勸懲庶百年之舊典復舉而一方之學者有依矣奉

旨吏部知道隨題覆將蔡宗交除授南康府儒學教授

仍支正八品俸不妨原職綜理白鹿洞書院一應事務行令有司以禮優待庶幾後學得師前規不墜等因欽此

巡撫邵銳依提學道

所擬禁約

一上司來視書院皆以論道講學為心以培養士氣為志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輒自屈膝以負上司期待作養之意其迎送悉照李提學齡舊規以枕流橋為止

一本洞儲書專以教廸士類近年江西科場必取洞書應用及至頌回缺者不敢言缺失者不敢言失洞書殘落大半由此今後江西科場書籍布政司自備該府毋得輒取鹿洞書籍送用以致遺失

一院中書籍考舊志所載殘缺遺亡者十已五六近經兵亂全書冊籍查據今後仰府設立一樣冊籍四本

明開書籍

什器解赴本道鈐印印過一留本道存照

一留本府

存照一發本府學存照一發付書院庫子

收管本洞

教授每月朔查取門庫損失有無執結歲終仍申本道查考

一先賢買田

積租專以養士近因生徒不至將累年儲積發修府縣兩學甚至他郡亦或請租修學殊失先賢買田本意今後仰府儲積洞租專留養士養士羨餘止許支修鹿洞其修府縣兩學仰府自行措置毋得輒支洞租以缺養士

之穀以負

先賢之志

一徵收鹿洞

租不委老人義民則委丞簿府幕租穀未催利心先動累年拖欠職此之故今後洞租在南康府者行委南昌府清勤正官徵足發至南康收管南昌仍行繳報如有違犯徑自

一徵收租穀

非惟勢有所不行而職亦不專今後止委

一本洞教官

承訓人畜材為事以養廉守耻為先若使

一徵收租穀

非惟勢有所不行而職亦不專今後止委

府官徵收租穀穀完之日帖行教官令其開列師生姓名支給支給之日教官眼同面解於本道洞租簿

上親書支數

以憑查照

白鹿洞佃戶一應稅糧茶絲正額俱各准租完納近

復編僉雜差是先賢戶籍乃不能蠲免差徭矣况田

在星子者止貳百餘畝若租穀准差既多則養士者

愈少今後鹿洞戶在星子者雜差悉與蠲免其建昌

田多者別論若星子偶有

重役仍就建昌通融補足

一洞中別無倉廩儲積租穀若諸生肄業洞中使其出

府願穀出路往返幾數十里似為不便仰府立倉洞

中將近洞田租收貯就洞給散其建昌南昌二處租

穀依舊收蓄府倉俟洞倉所儲將盡該府陸續運補

務令克足

以備支給

大成殿諸門宜牢加關鎖非洒掃叅謁不得擅開以

致穢汚褻瀆其關鎖未備者仰門庫具呈本洞教授

申詳
定奪

提學鄭廷鵠示主洞教諭崔栢帖

一本洞學規實千聖教人之法也主洞教官及諸生各

宜遵守

一講學修身然後及人此洞學大旨也願諸生以致知

力行為一事以進德修業為良能庶不負先賢垂教

之意

一洞主教官務宜正身勤德以倡率諸生每日平明升

堂會講主洞官先講或諸生復講前書有疑者以次

升問日晡夜分不必大會有問止命直學引對朱子

有言若能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

胸中則後生有所

觀法誠為至訓

一洞規舊有堂長直學今諸生各宜以齒為序月輪一

人為堂長旬輪一人為直學如首一人為堂長第二

人爲上旬直學三人中甸四人下旬第五人又爲堂
長第六人以後直學分旬如前週而復始年少者不
必輸

洞不設規矩禁防之具其待學者爲不淺矣今考朱
集有答長貳書云政群不率者亦且革心其與葉永
卿諸公言洞中事又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
未盡豈不謂學者亦必以規矩而後有所持循哉仰
體朱子切磋之志莫若一倣呂氏鄉約以盟其心互
相規正自可爲進德修業之助亦無復有敗群不率
者矣

一呂氏鄉約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此洞中益友第一
事又云禮俗相交患難相卹雖不甚切洞中事然朝
夕禮讓歲時存問小有疾病更相醫藥調濟亦勢所
不免堂長直學相而行之凡德業可勸過失可規並
能守禮卹患者悉書於簿如鄉約之終正直月當有
大益

一 堂長直學直內不得給假有大事不獲已姑令以次
堂長直學代之諸生給假出洞次日即銷星子縣曠
五日都昌等縣曠十日各府曠十五日者堂長卽書
於簿以記其過限外各再曠五日者作曠有婚喪事
者不在
此限

一 南唐劉式讀書洞中手抄孟氏管子其孫子清之藏
之云是洞中日課朱子有取焉諸生行有餘力宜有
日課月課直學者司之至洞官亦可因此以考驗其
所養但不可驟萌進取之念爲邵公所棄也
一 洞官每季終宜啓報一次封送星子縣當官驗過卽
封入舖遞來

一 啓報止宜開具
五款不必繁文
一 在洞中諸若干名某人某人給假若干名某人某人
不到及作曠若干名某人某人一本府給到供應若
干給過諸生若干扣除作曠若干無則止一堂長簿
書某人德行過失某事直學簿書某人過失某事無

則止一日課月課簿見送批點過優等若干扇有考卷亦然一本月所講書或史某章全章或某節其若于次某人復書或通貫或不通貫

知府羅輅洞學榜

一擇生徒訪聞近年邪正賢否滂無去取中間誠心向學者固有或恣意遊觀興盡而返或設心規避假此為名不惟繼前修者寥寥無聞而行檢大壞往往為洞學之玷以致有志之士不屑而去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於所選從遊之後洞師驗與可拒者則拒之而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一務實學邇來所謂佳士或清談高論以為能或竟日靜坐以為工或矜持舉動互相推重斯人也術術終日無所用心皓首無成追悔莫及虛費館穀之需耳自今明示程式以講讀四書五經大義為主而擴克以史傳

叅政程拱宸議建昌洞田帖

為議復學田以彰石文盛治事切照白鹿書院乃歷代造士之區而洞學田租又盛世養士之典自唐宋迄今未之有改夫何異議者革書院鬻學田拆毀材甃以治廡舖佑變租值以克邊需遂使數百年右文育材之基蕩折荒墟誠斯文一時之厄也猶幸前院主持白鹿書院以勅額不至拆毀而田租卒去十之八九雖續奉文查復止復天真書院學田而白鹿書院為古今著聞尚拘格未能復舊此尤明時缺典本

白鹿書院志 卷一
道去歲巡歷隨該白鹿洞肄業生員晏希唐戴策獻
袁緯等連名具呈為遵明旨查洞田以復舊額以崇
先賢事批行南康府查議據回稱前項田產已經變
價銀兩於十一年九月內解司開報濟邊之數今應
否復回事在本司定奪等因在卷夫新建縣田租四
百畝割入正學書院已久均為造士獨建昌縣已賣
田地壹千貳百餘畝應查復入白鹿書院雖前銀已
經報部濟邊但前值止四百四十三兩數亦無多儻
亦育材為重則前數可以復回如謂濟邊之數必不

可回或量留贖緩或別為措處以復前田則一轉移
間而國家右文造士之典可以光復矣

知府潘志伊復洞帖

為清查書院祭器書籍并禁作踐以隆祀典事蒙兵
巡道王奉撫院曹批據本道呈詳議復白鹿洞書院
田地山塘緣由奉批白鹿洞書院自唐宋以來有之
所以崇祀先聖重理學以裨益風化豈彼佛老寺觀
所比哉柰何有司不察一旦遽忍廢之今既查議停
妥一一如議行再有議廢者是得罪名教之人聖門

白鹿書院志 卷一
之所鳴鼓而攻者也此繳備案行府即將白鹿洞書院祠宇祭器等項朽壞者逐一估計八九十年支剩并追未完租銀務要修理完備門庫工食照數加給責令看守仍委教官一員專管嚴禁竊伐竹木其星都二縣田地共七百六十六畝七分零盡數歸官照田收租以充祭祀供給修理之費等因又奉布政司劄付奉按院韓批該本司會同學道鄒呈復前事蒙批白鹿洞公費委不可缺如呈行其田價解部及仍還買主准議此繳蒙此備劄行府帖行督洞訓導劉

守成遵照訖

知府田瑄清復洞山增置洞田議

為收官山載洞志以固地脉以庇人文事照得白鹿洞乃先賢興教之名區顏家山乃顏魯公寄寓之遺跡今祀真武適應地靈初議香資恐不滿額今計所入頗有贏餘以之鬻田贍洞是藉神明之費以為養賢之資則斯地誠有功於名教矣所據諸生公議委協理情況洞田近因官賣已失舊額必須置補方可足用緣係白鹿洞增田事規例屬學道掌管已經具

由徑申批照外今思本山爲府龍之來脉實秀氣之所鍾恐人啓覬覦之私無爲長久之計非假憲令詳定何以鎮服人心幸逢按臨文教風動乞作斯文之主永扶道脉之傳合無俯照士民公議買田贍士載入洞志等因蒙巡道馮批顏家山憇亭原屬本洞旣順民情而建亭祀神因藉神惠而置田贍士該府此舉其於事神禮賢之道兩得之矣仰將所置田畝併收支規則載入洞志仍僉誠實居民管收香資隨其盈縮陸續置產登報循環以杜侵尅其間善後事宜

本府徑自酌行繳奉批允後又陸續支銀買過田五百餘畝連前共買田七百畝零一分四厘五毫細數俱已詳載田志

知府袁懋貞申聘南昌鄉紳舒曰敬王洞弁議款

爲昭復曠典禮聘名賢以光師席以興來學事蒙提學劉憲牌前事奉撫院王批推賢主洞文教聿興爲國樹人此爲攸繫諸議詳妥仰會同守九道移文該府作速修舉或有未盡事宜不妨臨時潤色題請一節候會議酌行此繳又蒙按院陳批敦禮宿望爲

白鹿洞王盟事起人文挽維世教將在茲乎據詳以
甄收寓勸課以禮讓寓節嗇以查盤防侵冒最為妥
悉除題請一節候會議外其餘俱如議轉行着實修
舉此繳今將各款事宜開後

一供應 看得洞王遠出三百里外終歲山居其意固
澹如而闡明道學造就人材非尋常臯比等也豈迎
賢而可貽以尸饗之累乎但首藉非宜而肉難繼
合約計供億每季議支銀二十四兩作為廩給奉送
主僕一切日用悉資焉案查晉洞教官除本等齋俸
外一每季支銀六兩是不過倍而為四會計每歲該
支銀九十六兩外年節端陽重九冬至公派節儀各
壹兩共足百金之數竊見巨室延一塾師尚有遠過
於此者而無柰為租穀所限以語於大烹之養誠為
規之

聘禮 看得古者聘必有儀見必有贄元纁羔雁
從來矣今主洞木盛舉而本官又名賢合如縣議
銀二十兩折花銀幣仍須府官一員率青衿數輩
親詣敦請其在洞鋪陳帳幔家伙什物因無取於奢
華亦難容以苟簡合照司道行臺供帳容本府追取
夙欠洞租着量治備大約不出二十金而足矣
分督 看得師席本自尊崇而敷教尚寬無分等類
度此一番負笈而至者固不乏姘修有志之士倘其中
有一二不肖私智先人雖黃任口臧維踰檢飲博恣
情相聚而移寸陰於清談相惡而出口穢條於暗地或
上而為清冰之傲或下而貽薪木之憂有此敗羣究
且辜此盛舉則繩愆糾慝不可無人此最喫緊一義
也本府即責在提調而府與洞難以互相移文勢必
仍照前規另與所屬訓導一員督理洞事而受成本
府凡洞主所欲行及洞中所應行者須詳悉申府鉅
者以便轉呈細者以候批示即在洞門戶關防什物
稽查人役管束統所責成庶師體益肅而洞規亦永
守勿壞矣查星子縣訓導陳維智年力方壯模範素

白居... 卷一
端允可肩此任者合無即行委用其舊例晉洞俸外
每年給廩給銀一十二兩仍照舊例支給為彼在洞
資斧
可也

一優給 看得舊規洞生每月給銀三錢至四十三
改給月課優等夫亦短短汲長為是變通其間今為
此舉計筮籥如雲昨者變通之術當遂為經久之規
矣查筮租銀除廩給備用等外計存二百兩有零每
月計兩考每歲計考二十四次每考該銀八兩五錢
除供給紙張姑以百人作數計應用銀一兩六七錢
之外凡一等賞三錢應定為十名二等賞一錢五分
應定為二十名三等賞前十名賞一錢以銀之多寡為
優等之寡寡此規立而諸生有所激勸租銀亦不至
告匱允應照新例為優給者也
一號舍 看得本洞號舍六十餘間比見塾師學究於
中聚徒設帳甚至掛名本洞者終年絕跡空室塵封
白占無用之房預阻有志之輩已經本府逐一查出
及各房置壁制格每房可容二人見今可容百餘人

矣但先至者業已占定而後至者茫無投止遠方之
士有可頌諸生時名籍甚者忍令其望宮墻而返
乎合於洞主初至時選留七八十生寧空餘房一二
十間以俟來者嗣後則憑月課去留每月二考有於
六考皆居三等末二十名內者時已三月天道小變
學業不進實應自裁讓房空鎖以待後來庶乎披沙
揀金所萃皆寶而於招
致之盛心不至於窮矣

一提調 看得洞主登文壇具法眼識駿於驪黃辨材
於良楛自其所長非簿書之餘所能參其一二但慮
月課匪輕優給之有無號舍之去留實係於此洞主
以師弟久稔恐不能太為分別或新進者又有桑梓
干進洞主樂能冷面相向乎其中進退寧本府代任
恩怨每月會考悉聽洞主品評外仍送本府檢閱一
過寫案揭示其有空房亦必由本府封鎖後有為洞
主新收者洞主論知教官其教官併將試文送府領
鑰啓封方許新居居住庶洞主不致掣肘而盛舉可
常從前本府原有提調之責恐在今更不容辭也

一題請 看得官為國家任職師為國家造士任職不
 過盡瘁厥躬造士而儲材待用報効無窮師蓋蔡重
 矣此先年按院唐所以為蔡宗交而特疏也然蔡先
 任興化府教授其時亦請以原官改任本府耳至陳
 白沙吳草廬諸先輩或以孝廉或以布衣皆由薦聞
 優以不次是遂為我國家成憲題必擇賢賢則不乏
 題也惟自徵聘之典寥濶於今而談者訛為異舉
 耳今本宦文章行誼大江南北無不仰為山斗且其
 起家高第亦曾領邑事督郡學矣比照前事名實委
 屬相符且本洞自周朱兩夫子及象山餘千先後倡
 明正學而白鹿遂為文教名區紫陽之知南康軍也
 請給洞田頒九經皆因文教而重其地因地而重其
 事今幸際加意斯文慨復曠典是誠千載一會倘微
 德意將本宦先事題請或教成薦用盛心盛舉豈其
 獨讓古人但事干
 重大聽上採酌
 羨餘 看得本洞租銀每年四縣額該解銀三百五
 十四兩三錢六分每遇科舉年分給生員盤費銀七

十餘兩解刊齒錄銀二十兩按院觀風給賞師生銀
 五十兩觀風考校或一二年不等姑槩以三年扣笑
 每年額該支銀四十六兩七兩賑助貧生亦於內取給
 其聽本洞支用者實大約三百七兩零耳而歷查已
 往自三十一年至四十四年逋欠乃至二千一百有
 奇其間有水旱不登者十之二三隱占侵牟者十之
 六七解數不敵逋數其常也除見今堯底清查外姑
 盡租計之洞主廩給并節儀支銀一百兩分督教官
 支銀一十二兩每年二十四會每會一二等給賞支
 銀五兩紙張供給支銀一兩五錢本洞每年額共支
 銀二百六十八兩餘銀三十九兩七錢有奇正恐逋
 欠難以取盈號舍什物有時修葺且多士久客寧無
 匍匐歸途呻吟藥餌一切意外之用所應代思其憂
 則以餘銀備用誠有見也
 一登報 看得各縣洞租向來多付典史徵收禮房掌
 管又溷入里遞督催以致隱占侵牟種種弊竇各縣
 既湯不留意諸生則意府有積銀以致本府受剝印
 之譏而更勤仰屋之歎夫均之錢糧也無有錢糧而

不奉查盤者何獨寬於此耶今後請一如州縣錢糧申報之例必收支完欠歷歷上聞兩院併提學道按季稽查則所謂求者主者解者通者無所作奸無所掣肘矣

知府袁懋貞申請洞主文

看得鹿洞理學名區海內欽豔先以師席虛曠文路
秦荒幸蒙院道嘉惠作興敦請碣石舒先生主洞一
時多士雲從文風丕變傳爲勝事亡何天嗇其緣先
生會以艱去本府猶會同刑廳共相鼓率遠就丹鉛
諸生旋又以試事分岐前會遂寢本年猶課數會而
壇坫無人氣衰再鼓塵封茆塞忽已踰期學問消長

靡常玩愒光陰易邁無論嚮者當道殷殷初意不忍
輒付灰冷而有志子矜每牢騷相向亦安得調簿書
無暇竟棄置之乎初泥教必易子別想借青成藍今
悟歸有餘師何似就燈乞火本府推官李應昇高第
聯承調翼文名久執駢旄多士素已傾心卽該廳亦
不靳雅意况今權事已竣廳務非煩兼攝無窘於長
才勝事則喜有專主矣但師道宜尊非允自上意不
爲隆崇禮遇當優非體及其私恐致苟簡每月除小
會外其兩大會必當親宿本洞矣師生茶菓蚤晚饗

白鹿書院志 卷一
殮驛不能常供力不能自備往例督洞教官二員亦
每年共給銀十二兩茲欲做問餽之遺難同苜蓿之
儉議加一倍每年支洞租銀二十四兩送本廳白備
往洞之需至分督教官勞逸應均原議擇時望者輪
管今查有某俱堪督洞合俾更替以示一新若諸生
供會給賞諸費悉具前案無庸改議

主洞推官李應昇申議洞學科舉詳文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變有期懇乞照例廣額以
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麋鹿之群

興於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牆特峻廟貌是虔
教主洞規名垂國學歷稽昭代文宗若邵二泉李崆
峒諸先生嘉與修明借光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
遺才猶有專收前道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
爲五雖云分附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尚驚
其名也及本府袁知府再闢荆綦條畫經制先申聘
南昌舒宦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卽未聞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之吻
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於山齋丹鉛晝磨其

鐵硯於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夫青衿
滿眼幾人寒谷長哦書院紛門何地羣材受範三年
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
鷺書院科舉四十二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
絕相遠在遠方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
多孤飛無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
熱隻字爲之三思握鑑冰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既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之司
契而遺珠可拾竊歎舊額之太慳例亦何拘時則已

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弘開伏乞俯將鹿洞遺
才照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額爲十名則賢關大
闢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化雨弘施亦生宮牆鐘鼓
之色矣蒙本道魏 批允洞生科舉八名仍前遺才
另考永爲定例

巡撫蔡士英初行白鹿書院告示

照得江右夙稱人文名區理學淵藪所賴境內祠宇
書院鐘鼓式依故代多傳人後先輝映今查有白鹿
洞坐落星子縣地方古蹟炳然昭著傳志數年以來

緣驚心於赤白遂謝事於鉛槧以致門無負笈室鮮
傳薪因而垣頽砌斷烏字蟲封樵豎丐僧潛藏溷廁
夫有事斯土者既不能鼓吹聖道表章絕學而一二
舊址且使壞題不保俎豆無光不幾有司者之耻而
豫章之士之羞也本部院念切在茲未忍隕墜除清
查學田聚徒課講另文申飭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
該縣印捕并地方人等知悉嗣後卽將白鹿洞書院
掃除潔淨內外肅清仍委附近居民常川看管不許
容留閒雜人等在內混擾其圯毀傾敗者量行修葺

如有好義士民樂輸鼎新許卽申報本部院以憑獎
勸如果宿儒碩士往來輻輳繼先啓後再成盛舉未
嘗不以一日廓清之功爲斯文未墜之幸也特示

巡撫蔡士英示定洞規

照得白鹿洞原係先賢舊蹟前人捐置洞田收租徵
銀以爲講學之資嗣因兵火之餘盡行廢弛洞租銀
兩俱爲無名費用支銷今本部院力爲清出延請洞
主振起文風仍復如故開講理學每年費用不足會
商前任李臬司暨學道館縣捐資陸百貳拾貳兩壹

錢捌分零復買吳蕪子田陸百餘畝入洞收租計本
洞原田及新置田除完糧外每年共收洞租銀玖百
叁拾捌兩零內除柴百捌拾陸兩相應派定支銷款
目其剩餘之銀以為大修先賢祠宇及書廡等需
除撥行道府遵照外示仰儒官諸生一體知照

- 一主洞公費每月支銀玖兩
- 一年共銀壹百零捌兩
- 一副講每月支銀肆兩伍錢
- 一年共支銀伍拾肆兩
- 一每月會課諸生約計陸拾名供給陸兩一年共支銀柒拾貳兩
- 一實在洞生員拾名每年給銀柒兩貳錢共銀柒拾貳兩

- 一每月二大會一等十五名每名賞銀叁錢二等約取叁拾名每名賞銀壹錢伍分每月兩會共銀壹拾捌兩一年共銀貳百陸兩
- 一公費銀壹百兩以備賢士大夫遠方遊士往來供應每年終呈報細數開銷
- 一修理銀叁拾兩
- 一每月約刊會文拾篇其費銀叁兩每年共銀叁拾陸兩
- 一兩外刷印紙張銀拾兩二項共費銀肆拾陸兩
- 一督洞儒官一員每年支公費銀壹拾肆兩
- 一會文小飯每會約費銀壹兩每月二會一年共銀貳拾肆兩
- 一本洞并顏魯公祀春秋二祭銀伍拾兩
- 一集遠備書院聚四方之俊彥非僅取才於一域也或有遠朋聞風慕道欲問業此中者義不可却副洞長

先與接談觀其人果爲有道之士或才學邁衆者引見主洞再加質難品行灼然可見當留任洞中以資切磋其供給照常額宜加每季三兩示優隆遠客之意會課賞格仍照例頒給

臬司李長春興復洞學看語

看得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最重者禮陶樂淑之教朝經夕誦之風從來聖主開天賢臣翊運干戈甫定旋事詩書未有不於此首致意者白鹿古跡爲先賢闡道之區名公鉅儒先後繼起其流風餘韻載在簡編芬人齒頰者可屈指數也匡廬片石等泰岱以爭雄彭蠡清波並洙泗以方潔雖東南講學名區項

背相望顧升東嶽而知羣山之剡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杯勺未有不以此山此洞仰爲宗主者也邇自世變滄桑地多兵革禮樂崩壞經誦無聞遂令勝地名區夷於榛莽左圖右史等於浮沉幸值憲臺一代真儒千秋名世先文德於武功化于羽於玉帛以堯趨舜步爲淑世之良箚以孔思周情爲治民之大道揖周朱於几席接孔孟於同堂興懷往事之休隆並復當年之盛美此真一時之芳躅而萬禩之宏猷也本司曩者拙守南康庸庸碌碌旣以力薄人微復值

在任未久每懷缺典耿耿在中茲者復履舊遊塵埋案牘有心無力徒增浩歎憲臺下詢踴躍歡騰據該館所查田畝具見用心之周而規畫條呈亦自井井有緒不揣庸劣蒙憲下詢不棄芻蕘草率冒昧聊陳四款惟憲臺採擇焉

一 刑定租息 看得興學首資錢糧不堪外派細查冊中所有之田與今時租息之價則不煩外派而錢糧可足也洞田叁千餘畝舊額租銀僅叁百陸拾兩除田糧外每畝年租止於錢許從來籽粒之輕未有如此者也細思其故此蓋數十年前所定籽粒之數彼時江西米價每銀一錢可買米三四斗而以三四斗起租已屬下則最輕之數今則熟極之年斗米亦在一錢上下是每畝除糧之外僅

納米斗餘耳此則普天率土所未有之輕微矣故有將納銀改租之說庶租貴而價浮按畝而徵所入當加數倍又以改租之舉萬不便行特於每畝量加三分是以五十步之笑百步所差無幾也本司愚見該館履畝而稽細查肥瘠分上中下三則上則每畝叁錢中則每畝貳錢伍分下則每畝貳錢以此數而較之民間之租數猶然佃之得贏也本司昔守南康脩知此中侵蝕之故與其屬豪強之兼併何如供士子之餼糧况為數仍嗇人必樂從如其不便即令退出另名耕種無不踴躍願赴者也此事一行而講讀有資勝事易舉以公家之物還之公家非有苛刻急辦之舉此興學之第一義所當急為改正者也

一 禮請名賢 昔人有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害不小矣又曰一閩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師之關於承前啟後者至重也爰考洞志先賢如周如朱如陸或

以臨民蒞政而兼金口木舌之司或以同志築羣
而據虎皮絳帳之座道隆當世教衍千秋師道之
光所由來矣嗣後主斯洞者名賢繼起代不乏人
流風遺韻猶可指數今欲聿隆大道先期禮請名
師或朝家之鳳麟退主河汾之席或鄉邦之儀羽
用司鐸韜之靈抑或布衣韋帶之英衡門泌水之
彥不惟其位惟其人如陳白沙以孝廉而倡絕學
於朝野吳草廬以寒素而應徵聘於明廷總之先
之以人品繼之以問學又繼之以文章期於言行
可儀模範無忝尤在地主賢有司恪遵憲臺興賢
至意大破拘攣以禮敦請庶斗極在前可因視而
宗主嚮博待酌將虛往以實歸師道尊而教隆矣
一尊崇聖學 聖學之闕於世道人心固至重矣其
在人如如饑之必食寒之必衣不可一人廢也其
廢也遠不具論即就此洞言之周朱知南康軍興
教善俗賑恤裒荒是學之施於政事者無時不然
亦既章章矣陸子靜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而聽

者千人 田夫野老有聞而泣下者是學之播於鄉
國者無一人不然又更明切矣彼伊唔咕嗶寧謂非
學而非學之至也階榮席寵寧謂非學而非學之
宗也欲期斯道之大明務倡千秋之絕學况此洞
之所為業今即不能盡復古意亦當不失原來如
該館所陳每月三期會講又或一季之內通郡會講一年
之內四方會講俾領袖各賢登壇而霏霏玉屑高
座弟子執經而習習風生直接千聖之淵源盡洗
經生之固陋薪傳不盡晦蝕重光所關於世道人
心非淺鮮矣 尊賢容眾固云大道為公泚愛博收
一約定學 觴之漸則員數之無過廣也同心同德何
妨千百以為羣一薰一蕪乃至一二所宜絕則始
進之無容濫也日有課月有程彼荒時愒日者規
條所必嚴也言動有誠出入有稽彼踰閑蕩檢者
繩尺所必謹也乃至薪火之需以時贍給毋令寒

薄士子嗟仰屋以無從墮坵之側防範宜嚴毋令
孱弱書生傷外侮之莫禦凡此皆學中必設之規
學內當舉之事畧陳梗槩述大端以俟洞至至
日必有詳悉規條次第敷布其不敢纖悉以其陳
者固無庸越俎而代之也

知府廖文英申詳減租文

康熙七年六月內詳為請新舊蹟事案照先奉前部
院蔡行前事查順治十八年內奉前撫部院張批前
任推官朱雅淳轉詳都昌縣洞租原係廢產有名無
實佃戶連年苦累請減緣由蒙批減租銀肆拾貳兩
奉批在案又查星子縣洞租新買吳蕓子出壹段土
名石山圩水浸荒蕪無徵共無徵租銀柒拾肆兩肆
錢肆分前推官巫之巒申詳請委踏勘蒙委鄒教官
回詳批允在案遵照星都二縣共蒙批減無徵銀壹
百壹拾陸兩肆錢肆分尚存徵收洞用修理欸費彼
年穀價騰高每石肆伍錢不等除完根外尚存洞費

續後漸漸穀價平減佃戶疲憊逃竄前任知府王秉
忠於康熙四年十二月內懇請蠲減蒙憲批每年以
折徵叁錢行縣扣定銀數除完正糧漕米外共徵洞
租銀陸百叁拾捌兩零存為洞費祀典今康熙七年
三月內據星子縣申詳據佃民龍時化等為籲天救
民事又舉人楊宗翰錢正振等呈為請復古制願立
新規等事該本縣知縣劉理查看得洞田設立已久
崇奉聖賢作養士類曩歲蔡部院加意培植取舊更
新遂於原載每年貳錢之外加增壹錢原為鹿洞起
見第法因時立彼當日加增之時適值年荒穀貴每
畝叁錢不意加增之後年豐價減石穀錢餘况洞田
硠瘠除納糧外又有租銀歲之所入不償所出佃戶
所以難也所以數年來從無完租竟成地方累局今
據佃民龍時化等具詞懇求詳豁其情誠為可矧為
今之計不如將所增之數槩行豁免其正額貳錢之
數責令照數全完紳衿楊宗翰等裁減浮冗之議其
說似屬有見懇賜轉詳減加增豁舊欠等情具由前
來仍該本府查看得洞租逋欠蓋因曩歲重修洞學

暫議加增乃一時權宜且彼年穀貴每石價銀數錢
所以倍納亦不為過近年穀價甚賤輸納地丁正賦
兵米尚不能完而租穀仍加倍收收則田困於租租
重而人逃人逃則田荒矣早府到任以來檢查積欠
敗不竭蹶督催及查建昌一邑之洞租前來任王知府
已代為請命蒙巡撫董軫念批准豁舊欠徵原額承
垂不朽惟是星子首縣洞租加增通欠尚未邀恩故
星子縣佃民有疾痛籲天之懇舉人等有復古制頒
新規之請卑府俱未敢准詳後先送縣確查今據具
詳前來請蠲舊欠照依原額徵新誠恐因故時之首
政也相應請寬免舊通如該縣所請伏乞憲示曉
諭免追通欠普被洪府詳 巡撫董批鹿洞田租原
為崇奉先賢弁備修葺及資生儒廩輒而設今據詳
租重佃困人逃田荒則洞事廢弛仰即將增數減除
照舊制以貳錢折穀其從前通欠槩與豁免奉此又
具詳為申繳洞冊事奉巡撫董批據本府呈詳建昌
縣求減洞租緣由到府遵即轉行該縣確查徵租之
數造冊去後今催據建昌縣具文申繳徵租完糧并

增米冊到府合就具文申報仰祈憲臺垂恩此免加
增之舊欠以便轉行該縣勒石永遠遵行等情詳院
奉批到府復該本府看得白鹿洞田星都建安四邑
照各田地之腴瘠按畝徵租除完正供漕南各項餘
納入洞養士相沿舊矣迨後書院頽壞蒙前憲蔡行
令修理因洞租不敷其費遂有加增之行致節年通
欠有司追比無完前據星建具詳蒙已代為申請蒙
憲開恩批豁新增照額徵舊惟查建昌縣接年除去
新增於舊額內尚有欠數不得不行催解足額該縣
具詳蒙憲批查理合具覆再照都昌洞田先經減過
肆拾兩不許再申請免惟安義洞田新增未沐批豁
今據安義縣具詳前來相應一併開冊呈明應否超
豁在案該府遵行屬縣照復原額除完錢糧外每畝
照依舊制不許加增今將實徵星都建安四縣洞租
收支數目全盤打笑覺所入不敷所出理合從長酌
立定新規開列於後
一修理 廟廡祠舍門牆桌檯什物等項每三年修補
一次約支銀米拾伍兩歲額動支貳拾伍兩

一春秋二祭 孔聖先賢先儒廬獄關帝諸葛顏魯公
等祠每祭動支貳拾兩歲額祭祀銀肆拾兩
一養士 查條欵內止有任洞士子十名會文陸拾名
未免拘隘又遠方來學一條全無區畫而主洞副講
二席外添設儒官似屬冗濫且遠集儒生名目雖美
亦當有辨志考道工夫苟虛慕其遠來有名無實抑
或來歷不明則詩文才譽又奚取焉必先與副講接
見講論熟察果有學行能格遵先儒矩矱者方可引
見主祠此君子擇而後交之道也既入書院一體作
養

一考課甄別 洞中舉貢生童敦崇行誼講求經術爲
首務制藝次之宋儒胡瑗嘗設教蕪湖不尚詞賦制
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齋聚通經有器局之士治事
齋人各治一事復兼一事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爲
政多適於用慶曆中頗湖學條科爲大學法可謂萬
世無雙然制義雖仕進先資與學行相表裏故濂溪
曰文以載道示叔曰道勝者不難而自至豈可以
月課成規而忽之但諸生在洞肄業府屬四縣遠近
貧富不一其各省遊學名士相資廣勵優劣亦不一
考課甄別正切磋之義不得不致詳也今每月止會
文一次支供餼銀貳兩課卷交副講先生詳加評閱
析別瑜瑕呈堂鑒定發案一等賞銀叁錢爲廩米衣
布油燈鹽菜之資二等賞銀貳錢爲米鹽油菜之資
又二等給米鹽菜油銀壹錢伍分三等免賞或一年
已週十二會其中未列二等者仍給米二斗雖稍分
軒輊使得得覃思學問漸圖駿進遠近一例歲額四
支銀壹百肆拾肆兩
一 副講 月有講期會有批閱歲支硃墨轎傘供餼銀
叁拾兩
一 刊刻文字 查欵內每會刻文拾篇共費銀叁兩歲
支叁拾陸兩刷印紙張銀拾兩今查會文定刻十篇
未必俱可傳世似宜拔其有骨品有脉理有先正之
體裁章法者選刻庶不失爲天下第一大書院人文
每年彙刻一卷附於天下宗師考卷後以公海內其
刻資紙張照例支銀肆拾陸兩如無名世真文卽不

必委災梨棗以耗物力
此銀留俟修志之用

一 公費定額 知府主理洞學書院例有公費壹百捌

兩今查 上司使客勝遊公費未便裁減須將主洞

項下壹百捌兩之銀不必動支仍酌留為學道考試

謂 聖講學之用其上可使客勝遊公費星子縣於

洞租內將伍拾伍兩陸錢壹分零支應歲終造冊報

府轉報院查施行 凡入洞肄業諸生每月支米三斗

一 在洞肄業供給 凡入洞肄業諸生每月支米三斗

府學教官每月查實在洞生員若干令門斗赴縣領

米給送諸生而月課賞格俱於考課甄別四季銀一

百四十四兩內開銷
知府倫品卓詳請修理鹿洞文

為酌修鹿洞以肅廟貌以妥聖靈以作士氣事天下

四大書院猶山之衡華水之河漢宗祀明禋代膺盛

典惟南康白鹿洞實唐李賓客隱居南唐昇元間即

址為廬山國學宋淳熙中自紫陽提唱開拓軍學請

勅賜額英彥蔚興後先麟炳所係於後學津梁者匪

輕迄江陰李忠毅振鐸而後勝地荆榛人材消歇巡

撫蔡公張公聲之振之而教育規制則今部院集其

成祠仰三公聲蜚多士追金琢玉跨昔隆今年來歲

旱類仍萑苻躡跡燥濕朽蠹風雨蒸滯豈直木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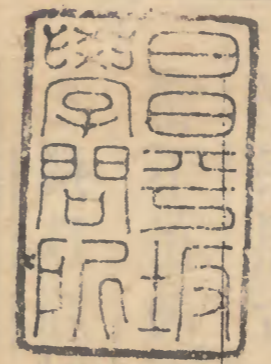
石糜行見榱崩而棟折本府待罪殘疆謬兼洞任實

重有責焉昕夕不遑目規心計約補苴則一震百解

姑有待則草蔓煙沉當此捐無可捐助無可助卽令
檢括洞租不及四分之一追呼維艱措置莫策本府
勉厥心力求尺寸以圖之然登高之呼所有望於挈
裘而振領者也恭惟憲臺雲漢天章主持名教當五
百年之間氣作靈光殿之干城樞璇運心經綸在手
伏懇俯賜俞請若大成正殿彛倫宗儒文會諸堂先
賢三公二祠首需料理廊廡校舍鱗次修葺繚垣視
先庖廡視後使肄業於中者入廟思虔齋心有地庶
春秋霜露不寒先聖之春風棧樸賁鏞更暴憲臺

之秋日仰慰師靈俯蒸馨鬣古人稱鼎呂之輝功
當不在禹下也奉提學道邵批云白鹿書院何爲理
學宗源古今勝地瞻先師之廟貌識斯道之薪傳
詎曰廢興無關斷續正當亟爲整頓以垂後學津梁
該府詳請葺治喜有同心應卽行確估申報以憑酌
量興工可也布政司姚批云白鹿書院爲考亭夫子
講學遺踪靈光所寓蘋藻猶香旣經學使捐資修葺
本司亦捐銀二百兩付該府鳩工以共勦斯舉按察
司李批修理白鹿書院誠不朽之盛事本司自應捐

助徵資共襄厥成仰鳩工庀材擇日舉行糧道李批
修葺鹿洞寔爲文教首務本道當量捐薄俸以襄盛
舉巡道李批修繕書院以廣教育但工程浩繁是須
衆舉本道量捐以佐一椽該府勤勞俟報完之日詳
院紀績可也



文正丁卯

